

当代作家星座丛书

李成军

作品自选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当代作家星座丛书

李冰年作自选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李成军作品自选集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阳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67 800 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李成年

作古自送集

目 录

文艺人生——一种美丽(序)	田中禾(1)
---------------------	--------

小 说

局长看戏	(3)
笔下生悲	(11)
谁挤谁	(24)
妈妈又忍不住了	(29)
两个家庭	(35)

随笔·评论

神童作家与南阳的情结	(46)
农民之魂	(55)
少年英气扑人眉宇	(59)
“心远地自偏”赞	(64)
作家与作品	(66)
诗言志	(69)
诗的价值	(71)
文学流浪汉	(73)
我读《水仙魂》	(76)
韵味无穷的《光武帝》	(78)
自留真情在人间	(80)

目 录

“夕阳艺术”的生机	(85)
恩情不等于爱情	(87)
乐人易,动人难	(89)
艺苑百花添新枝	(91)
观众也得更新文艺观念	(95)
人物内心轨迹的描绘	(98)
意蕴深厚的《乡里故事》	(100)
人性和佛性的交织	(102)
笔锋植沃土 情线系忠魂	(104)
姹紫嫣红又一春	(106)
南阳小品一瞥	(109)
评头论足说楹联	(111)
班门弄斧话汉画	(114)
文学风流属南阳	(118)
形象是文学的灵魂	(121)
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126)
认识和提炼生活的结晶	(131)
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	(136)
文学即人学	(141)
文如其人	(146)
创作的关键在于形象典型	(151)
认识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方法	(156)
小说的独特效能与作用	(162)
抒情与叙事	(167)
文学的蒸馏水	(172)
文学的两翼	(177)

欢歌笑语迎接新世纪…………… (183)

剧本·电视剧

理发记〈小戏曲〉…………… (188)

白求恩大夫〈大型戏曲〉…………… (206)

谁是贤者〈电视剧本〉…………… (252)

后记 …………… (295)

文艺人生——一种美丽

田中禾

人的一生太短暂了，而生活又那么丰富多彩，人世间充满了诱惑。刻意也好，淡然也罢，回首一望，一切不过尔尔。成军在有意无意之间走过来，现在要出书，也还是有意无意之举。作为多年老友，我深知他的意思。成军太爱文艺，他一生都为文艺活着，不管做到什么份上，骨子里十分珍视自己的文艺人生。把过往作品汇集起来，犹如保存一本影集，嗟哦其间，滋味无穷。其意不在邀彩要好，也不必对他使用炒作词令。在文艺行里走了大半生，名利场中过来人，成军的可贵在于他的纯朴，为他写这样的小文，其诚不可亵渎。

认识成军之前，早已知道他是南阳文艺界一个热心诚恳的人，相交多年，感触更深。搞过戏，负责过文化团体，各种文体都弄过，还写过很有影响的电视剧。也许他并没在哪个领域做出特别引人注目的成就，然而无论哪个文艺行当，不管哪个年龄层次，无拘成就高低，遑论流派差异，文友们无不把他视为学长、挚友和知音。成军是半个世纪南阳文化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伴随着文学宛军的成长壮大，即是宛军的一员，又是宛军建设功不可没的参与者。半个世纪潮起潮落，南阳的文艺事业和我们的国家、民族一起经历了几多历练，成军始终保持着对文学艺术的痴爱之心。对文化人相惜相敬之情，他热情的身

影是南阳文学发展的写照,几十年如一日,为一次又一次的文友奔波服务,力所能及,不辞辛劳,到了回首往事之年,欣然面对历史,很是难能可贵。

成军的作品是他文艺人生的足迹,打着时代的印记,从中可以窥见一个在文艺道路上热情前行的生命的风景。时过境迁,成军的情感存留在书里,证明着他的活法。当今之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文艺人生的美丽。成军乐在其中,在有意无意之间乐此不疲地走着。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

局长看戏

“叮铃铃”电话铃响了。刚从汉剧团转业到文化局机关学打字的女演员高歌，迅即象舞台上跑圆场那样走过来，抓起电话听筒，带着几分念台词的腔调问道：“喂，哪里……找谁呀？……林局长！”她扭过头来向宽敞的办公室里扫了一眼：几张办公桌上书报狼藉，墙上的挂钟已指到九点，但个个座位还是空着。唯有那东墙角写字台后的藤椅上曲身坐着一个人。由于工作操劳已秃了头顶，布满皱纹的脸上，总是透出文质彬彬而又和蔼神色；一幅宽腿黑边的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两只手托起一张报纸，全神贯注的阅读着。突然眉头紧皱，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好象看到什么不祥之兆。一束阳光从窗子外穿过来照在报纸上，透过报纸背面，清晰可见一行黑体大字标题——《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歌一眼认准了这个两眼几乎挨着报纸的人就是林局长。她一手从耳边拿下听筒，一手捂着送话器，小心翼翼地说：“林局长，你的电话”。

“是哪儿要？”林局长头也没抬，仅从黑边眼镜的上方向高歌盯了一眼，很快又把视线收回到报纸上。

高歌又对送话器问道：“喂，你是哪里……于平县曲剧团……在红星剧院演《白毛女》……请林局长今晚去审查，好，你等等。”

林局长眼睛虽盯着报纸，但耳朵里还是听着高歌与对方的通话，他没等高歌汇报，就说：“小高，问问是不是芭蕾舞剧《白毛女》？”

“曲剧团咋会跳芭蕾舞呢？”高歌认为这位资历很深，对戏剧颇有研究的局长，今天竟说出了外行话，她憋不住，“噗哧”一声笑了。

“你知道个啥，现在有的曲剧团还演京剧呢，这叫做学样板戏不走样。问吧！”

高歌收敛了笑容，又拿起话筒，问道：“喂，林局长问你们演的是芭蕾舞剧，还是曲剧……，噢，是曲剧。”

“你就说我不在！”林局长没等高歌征询他的意见，就迫不及待地作了答复。

高歌难以为情地说：“刚才我说是你叫问的，现在怎么又说不在呢？”

林局长忽地站起来，一手拔下噙在嘴里的黑杆镶银烟斗，“通”的一声扔到报纸大标题上，一手摘下眼镜，脸色铁青，他随即端起写字台上的大茶缸，猛地呷了一口浓茶，气才算平息下来。他慢慢地躺在藤椅上，仰天长叹一声：“风又来了！”接着扭过头来，用较为温和的埋怨口气对高歌说：“小高呀，你刚来机关工作，还没有真正懂得今天的斗争，我并不怪你，今后打电话千万记住不要随便用领导的口气，这样可以有个余地，你懂吗？”

高歌认为林局长是个持重和蔼受人尊敬的老领导，今天她被局长的突然盛怒吓得皱紧了眉心，心里非常委曲。但她仍不服气地问道：“林局长，我咋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去看戏，咱们文化局不看戏，那不就失职了吗？”

林局长明知高歌的问话是对的，可是这几年运动反反复复，人们就好象生活在筛子里，筛来筛去，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他本来是个很内行的文化局长。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就曾不顾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禁锢，冲上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宣传抗日救国。后来同几个先进的老师和学生，冒着生命危险，跑到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当过文工团员，扭过陕北秧歌。解放后他一直从事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工作。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雄心勃勃地要在文化战线上干出一番事业。他刻苦钻研业务，按照“推陈出新”的方针，整理传统剧目，编写并出版了几本有关地方戏曲研究的书籍。在那火红的大跃进年代，他率领一批专业和业余作者，上山下乡，深入生活，创作了不少现代戏。但在那“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日子里，就因这几本著作，他被打成了“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一次，他被拉到豫剧团接受批斗，一个青年演员抱来一叠书，“咔嚓”一声摔在他的面前，用脚踩在上面，指着他的头说：“这就是你的罪证，还敢狡辩抵赖！”他抬眼看看这些书籍，都是他心血的结晶，这哪里踩在书上，简直是踩在他的心上啊！等批斗会结束后，人走光了，他弯下腰去，痛惜地拾起散乱在地上的书，吹掉粘在书上的尘土，用手绢轻轻擦去书上的脚印，偷偷地揣在怀里，拿回家去。从此以后，他变得沉默起来，从反反复去的教训中得到一条“露头椽子先朽”的哲学，每逢遇见一些复杂棘手的问题就尽量回避。高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使他左右为难。面对一个单纯、幼稚的青年，他怎能吐露埋在心底的真情苦衷呢。但他还是语重心长地作了一点解释：“小高，你还年轻，也没有处在我这个地位，你以为请你去看戏是件好事吗，可是，作为我每进次剧场就担回

风险，身上压着千斤重担啊！观众和你看了戏可以扬长而去。我呢，就寸步难行，人家剧团拦着你叫你表态，问这个戏演走样没有？能不能对外演出呀？”

高歌的明净大眼眨了几眨，她为局长的为难表情感到可笑，就直率地说：“这有何难，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嘛！”

“你太幼稚了！”林局长打断高歌的插话，“前年豫剧团移植样板戏《沙家浜》，我看后只小声喃喃一句唱腔设计豫剧味不浓，是京豫。结果招来了弥天大祸，批林批孔时，大字报铺天盖地，封住了我办公室的门，说我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复辟狂’、‘攻击江青培育的样板戏’，后来我检查了十次，还没过关呀！”

“叮铃铃……”催促答复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着，高歌慌了手脚，问道：“林局长，到底怎么答复？叫我说，戏可以看，不表态算了！”说着，高歌就自作主张地拿起话筒，准备回话。

“不行，看了戏就粘着你了！”林局长猛跨一步，用手按住了电话机子，气喘吁吁地说道：“你想给我惹祸哩，晋剧《三上桃峰》的教训还少吗？那些看了戏表态的人挨批还有一点因缘，可是看了戏并没表态的也都受到株连哪！现在不是明摆着，下面怕负责任，把戏推给咱们表态。芭蕾舞《白毛女》是样板戏，可他们是曲剧。你若看后肯定了，万一以后上面说演走样了，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若否定了，将来上面又说演得不错么，你会落个扼杀移植样板戏的罪名，到那个时候……小高呀，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高歌被林局长的这番肺腑之言说服了，她似乎第一次才懂得看戏这么难，刚才象皮球一样鼓起的不服气，现在泄了气。她就不坚持己见，听局长怎样吩咐：“你说怎么办呢？”

“回话，就说我这几天血压升高，禁忌剧场里锣鼓的喧闹，改日病轻后，再前往驻地慰问大家。”林局长反剪双手，在屋内缓慢踱步，他好象平息了一场大祸，心里踏实了。

“叮铃铃，叮铃铃”电话铃又响了，高歌懒洋洋地抓起了话筒，很不耐烦地问：“你是哪里……啊！”高歌突然面现惊色，态度严肃起来，她迅即把话筒递给林局长：“宣传部，夏部长要你！”

林局长赶忙接过话筒，满脸堆上笑容：“啊，是我，有啥指示……看戏！”林局长一听是为看戏的事，立刻谈虎色变，他几乎是哀求地说：“夏部长，你得去呀……什么，我是戏剧专家，不不不，这个戏你得点头……你身体不舒，哎呀，我也血压升高……什么，你要开常委会……。”林局长还要提其他理由正往下讲，但听筒里已没有回音，他气愤地想将话筒举起来砸在电话机上，可是当着高歌的面，他扬起一半，又轻轻地放下了。

林局长一手抚摸着额头，一手捶着后腰，心里想：“老滑头，上下都来挤我！”他缓慢地踱步变成了大步疾走，在办公室内来回兜圈，最后总算下定了决心，对高歌说：“立即通知于平县曲剧团，说我今晚带病看戏；然后再通知秘书科，叫他们准备车，晚上七点送我去红星剧院。”

红星剧院华灯齐明，观念象潮水般地涌进剧场，于平县曲剧团张支书站在剧院门前的台阶上翘首张望，他焦虑地等待着林局长的到来。“嘀嘀”一辆北京吉普开进了剧院停车场，张支书迅即上前打开车门，拉着林局长的手，寒喧地说：“可把你盼来了！”林局长言不由衷地回答：“我也早想来看看你们的演出！”

剧场里坐无虚席。张支书陪同林局长在审查席上就坐。戏开场了，别具一格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曲剧唱腔，陶醉着台下的观众，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林局长被艺术的魅力，带进了那苦难的岁月。他不时为喜儿的悲惨遭遇，泪水夺眶而出。他下意识地去掏裤袋里手绢，谁知不慎碰着了邻坐的张支书。张支书回头向他盯了一眼，使他惊慌起来，“难道他看见我为戏流泪了吗？糟了，将来这也成了他们的把柄，即若我看罢戏不表态，他们也会为我的眼泪大作文章，看，我们的演出把林局长都感动得流泪了，这戏没问题，请演了。”想到这里，他感到泪水带来的严重后果多么可怕，就急中生智，掏出手绢假装去擦额上的汗珠，顺便在眼眶里抹了一下，象闯过一个“险滩”那样，心情稍时平静了。可是当戏快要临近尾声的时候，脑子里又翻腾起来：戏演完后我如何与演员见面，对这个戏如何评价，用哪些词儿既能鼓舞演员情绪，又不显露出对这个戏的态度，特别是再也不能出现珠丝马迹叫人家抓住辫子。他简直是在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弄得他在审查席上如坐针毡。他两眼直呆呆地看着舞台，耳朵里却没听见一个词儿。心想吸锅烟刺激一下神经，理一理纷乱的思绪，但剧场里“禁止吸烟”。他没有办法，闭起眼睛想在动中求静，养养精神，突然掌声四起，戏散场了。

剧场里一瞬间空无一人，舞台上散乱地坐满了演职员。他们有的刚御完装，有的演员还未来得及擦完脸上的油彩，也都赶来听这位权威局长对这个戏的独到见解。林局长在张支书地导引下，步入台中。和演职员一一握手。一个演员从乐队搬来一把电镀折叠海棉椅，让林局长坐上，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局长讲话。林局长微笑着向大家热情招招手，从布袋里掏出黑

杆镶银烟斗，按上一锅烟，正要去掏打火机，但四下摸遍找不到了，这是他走时心情紧张，竟忘记带全吸烟的家具。“啪啦”一个演员扔过来一盒火柴，他拾起来点着烟，大口大口地吸了两下，平息了忐忑不安的心情，壮起精神，大腔大调地讲起来：“今天晚上，大家演出很努力，演员表演认真，乐队突出一个‘伴’字，舞美灯光没出任何事故，这种台风应该继续保持下去，至于这个戏么——”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好象还没有选好恰当的词儿。这时，全体演职员几乎屏息了呼吸，急待局长下句话对戏的一锤定音。林局长忽然话锋一转，说道：“工农兵是对戏的最好鉴定人，他们最有发言权，你们要多邀请些工农兵代表，多开几次座谈会，让他们充分发表对这个戏的意见。好了，同志们劳累了一个晚上，有的演员还未御完装，不再耽误大家时间了，休息吧！”他的讲话自然使大家失望，仅引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张支书啼笑皆非地强作收场发言，可是林局长已不声不响地溜到了台下。“蹦了一晚上，落个去找工农兵，要你文化局长干啥哩！”“林局长也变成了泥鳅！”舞台上演职员乱哄哄地议论开来。张支书一面赶紧摆手示意平息议论，回去睡觉；一面跑下台来去送林局长。张支书心想：林局长是个原则性很强的老上级。记得在一九六〇年，剧团曾整理一个传统剧目，上演后轰动一时，很快预售完一个星期的戏票，恰巧这个时候，林局长来县里检查工作，看了戏认为本子有些情调很不健康，叫立即停演修改。当时县里有些领导认为票房价值高，停演太可惜，现在票已出售，再退不好做群众工作。林局长果断地回答：“看一个戏的好坏，应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能单纯从上坐率来衡量，我们是人民的剧团，肩负着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任务，每次演出都要

为群众负责。”第二天，他自己到剧院售票处向群众解释停演的原因，因处理得当，得到大家的拥护。可是，这几年林局长因对戏表明了自己的见解，挨了不少次批，所以今晚当着大家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是私下和他交换一下意见，可能方便些。他们并肩走着。张支书试探性地问道：“林局长，这个戏……”林局长见张支书一张嘴，就知道了对方的意图，问所非答地道：“这个戏中演白毛女的演员条件不错，很会表演，唱腔圆润，又很年轻，大有培养前途！”张支书以为局长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就进一步问道：“林局长，你对这个戏……”林局长又把话岔开，说：“我感到这个戏舞美设计比以前大有进步，色彩鲜明，立体感强，是谁画的呀？”张支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林局长已走到车前，拉开车门准备上车，叫司机把车发动起来。这一下可急坏了张支书，他紧跟过来，连忙说：“局长，到底这个戏……”“有啥具体问题，以后再谈，天晚了，再见！”林局长说着向张支书摆摆手，登上车苦笑着走了。张支书望着远去的车影，长久地立在剧院门口，心里非常烦躁。仰脸望望阴霾的夜空，偶尔有几颗星星在眨巴着眼睛，好象对他问道：“老张呀老张！你们的林局长为什么变得跟从前象两个人一样了昵？你对林局长的变化有何感想？你对林局长的变化持什么态度呢……”张支书低下头来，默默地思考着星星的提问。